

赵丽宏：用阅读将孩子引入更宽广的世界

本报记者 金莹

“一个人对书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选择，对未来的选择。回顾少年时代的阅读，我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有价值的好书。”近日，在由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策划并主办的名家公开课上，作家赵丽宏说道。这场以“赵丽宏阅读课：爱看书不等于会阅读”为主题的名家公开课，吸引了200余位现场观众和上万人次网友通过上海市文联官方微博“文艺上海”参与微博直播，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出席本次活动。

赵丽宏不止一次地提及书籍在困顿的青春岁月里对他的精神指引，这次，他也与听众分享了自己成长岁月中的阅读经历与阅读经验。对书籍的渴求和不停歇的追寻，伴随了他的整个青春：“书引导我远离封闭和黑暗，向我展现辽阔和光明。是书驱散了我的孤独，使我在灰暗的岁月中心存着的对未来的希望，保持着对理想的憧憬。我选择读书作为我的生活方式，选择书作为我的人生伴侣，实在是一件明智而幸运的事情。”

当然，时移事易，数十年过去，爱书人看书时需要千方百计寻觅书籍、偷偷摸摸读书的情景已不会再现，身处自由阅读时代的年轻

人，愁的不是没书读，而是书海浩瀚，无从下手。赵丽宏从自身成长经历与阅读经验入手，谈及深入阅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读什么”和“怎么读”，都是在阅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与自己喜欢的每一个作家都有很深的‘交往’，因为我不仅走进他们的作品，也在试着走进他们的灵魂。”少年时的赵丽宏，被雨果少年时的作品《布格雅尔加》打动，从此把雨果的作品寻了个遍；从《飞鸟集》感受到文字的神秘、深奇妙和广阔，从此进入泰戈尔的世界；从卞之琳翻译的《西窗集》开启了英美文学的启蒙，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一本好书，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都是一个起点，一个契机，从一部作品进入一个作家，从表面的文字探寻灵魂深处，不满足于一时的打动，要去探寻背后的真正原因。一个好的阅读者，从来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在不停地用眼和用脑进行思考和寻找：“读书时，你不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参与者。看到一本好书，遇到打动你的作者，你要思考，追究被打动的原因，记住作家的名字，再去寻找他更多的书籍。读书能使人了解世界的浩瀚辽阔、人心的幽深博大，也能使人更热爱生命，热爱

生活，激发起追寻真理、实现理想的欲望和激情。一本好书，可能是一个聪慧坚韧的人，用他所有的智慧和毕生的心血追求的成果和结晶，作为一个读者，我们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就能了解这一切，这样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

作为作品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赵丽宏本人对语文“阅读理解”的理解，自然也成为现场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几十篇赵丽宏的作品入选全国各地的60余种教材，范围涵盖从小学到高中的多个学段，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教材也选择了赵丽宏的文章。而他认为，语文的目的应该是把孩子引到更宽广的世界中去，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字可以把世界描绘得开阔优美丰富多彩。老师和家长有责任成为孩子阅读道路上的引路人，让孩子们在阅读的路上往开阔走，往高处去，引导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读者。

据主办方介绍，“名家公开课”是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新近推出的一项文艺拓展活动，该活动将以“公开课”的形式邀请文艺名家担任主讲嘉宾，以线上线下的互动形式，使广大文艺爱好者有机会与文艺名家进行近距离交流。

中外科幻作家共论科幻小说时间母题

立一个自足于文本的“深度时间”

本报记者 袁欢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曾说“时间是一种幻觉”，时间这个命题在人类诞生之际，便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人可以体验与感知时间，在想象中进行时间旅行似乎是人类特殊的思维能力：我们记得自己的过去，在当下思虑未来。这一能力反映到文学形式上，尤其是科幻小说这一类型小说中，关于时间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科幻作者们企图在字里行间实践各种关于时间的可能性，以期时间为时间描摹画像与图景，探索时间深层的本质。日前，科幻选集《时间不存在》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举办，来自美国的科幻作家迈克尔·斯万维克，与中国的科幻作家双翅目、滕野、昼温共同与读者分享他们关于时间这一概念的种种推论与想象。

大多科幻作者在描述有关时空旅行的故事时，会改变线性的思维方式，用不一样的时间叙事法设立一个自足于文本的时空观。迈克尔·斯万维克提到自己作品中的“深度时间”理念：“‘Deep time’即‘深度时间’是一个哲学概念，指很长的时间跨度，几十亿年或者几百亿年。比如，我们日常讨论的时间在地质学家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讨论的时间，涉及到山脉、陆地的形成。个体生命跟大陆、岩石比起来，是非常短暂的。”

地质学家的滕野补充道，在地质学家眼中一层岩石就是一层时间，把岩层一页一页翻开，就能了解一个时代，所以时间可以是一种固体。不同于滕野

的观点，昼温则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时间：“在认知语言学中，空间认知是我们思维的核心。面对一些抽象概念，我们需要借助具象去了解。比如汉语和英语里，我们都会用‘前’、‘后’描写时间，before、after、从前、之后，是不是感觉时间是水平的？汉语里，还有上午、下午、上半年、上辈子，是不是觉得时间又是竖直的？但英语里就没有这种表达方式。印地语中，昨天和明天是一种表达方式，前天和后天是一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时间观是循环往复的。安第斯山脉上的艾马拉人眼中，过去在眼前，未来藏在身后。”

不同的创作者对于时间的理解与运用不同，双翅目的选篇《智慧之柱》以“深度时间”向阿西莫夫致敬，她认为“深度时间”一方面可以展示宇宙的跨度，一方面可以展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如在《时间不存在》中收录的刘宇昆的《七个生日》一文，通过一对母女的关系，触及了关于人类未来的宏大主题，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延绵的厚度。”

正如世界第一份科幻杂志《惊奇故事》的创刊号上，曾提出一句声称其中故事可以真实窥见未来的口号：“今日离奇小说……明日冷酷现实。”科幻作品在预见未来方面或许存在某种可能性，可即便科幻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操作时间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反问及自问“时间是否真的存在？”“为什么人类总是试图改变时间？”等哲学性命题。

英国科幻评论家保罗·金凯说：“时间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却塑造了我们，驱赶着我们，无法回头地从存在走向不存在。”人类对于时间所蕴藏的极大能量保持着永恒的兴趣，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价值体认。迈克尔·斯万维克则指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时间不存在，那我们经历的就是一种瞬息万变的现实，另一种是，我们所在的是一种不变的存在，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改变，只是我们的思维在变，在这个前提下，也就没有了时间。”因此他渴望回到白垩纪时代，看看恐龙栩栩如生的样子，从古生物身上发现某种永恒。双翅目以博尔赫斯的《秘密的奇迹》为例，提出与其想象时间不存在不如想象时间如何永恒存在。“开枪的瞬间，时间停滞了，《秘密的奇迹》主人公额外得到只属于他的一年时间，他只能依靠记忆，在头脑中边写边背，直到他押完了最后一个韵脚，刚好过了一年，时间又开始流动。正是因为人对时间有意识或者能记忆，所以才会觉得时间存在。虽然全球都过着同样的时间，但在不同的地域，时间的流逝和体验是不同的。永恒是依赖于记忆的，想象时间如何不存在，先想象一下时间如何永恒存在。”

据悉，《时间不存在》是未来事务管理局策划的科幻MOOK系列图书的首本书，收录了韩松、刘宇昆、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宝树、双翅目、西奥多·赛德等科幻作家的作品。

九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卫报》爱尔兰文学之旅

哪些书能让你探索真正的爱尔兰？《卫报》给出了答案。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人的身份认同和爱尔兰文学是无法分离的。比如，移民是爱尔兰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而它也输出了一批最伟大的作家。如果没有离开爱尔兰，乔伊斯永远无法写出《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无法将本土的爱尔兰问题转变成普适性的身份认同主题。而对于贝克特来说，离开家乡意味着用法语写作，和放弃民族认同的概念，他的小说《马龙之死》是了解爱尔兰的必读之书。此外，站在霍斯头岬角，面朝爱尔兰海，读上几句叶芝或是谢默斯·希尼的诗，也是感受爱尔兰的最好方式之一。

《印刻文学生活志》文学与生活

我们能够解读两千年前埃及罗塞塔石碑上头的文字，但两千年后，装载着电子书的磁碟能否被打开，仍属未知。电子书的问世，方才显现纸本书的双重特性——是记录的载体，同时也是阅读器。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兼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曾说：“除了阅读之外，书还有很多层面。我目睹过儿童跟书玩耍，搓书、嗅书。”

电子书显然不存在桑达克所指称的“很多层面”。因此，对于纸本阅读这件事，绝不能妄自菲薄。本期《印刻文学生活志》迎来创刊十五周年。作为文学刊物编辑，刊载好文章，发掘新作家，固然重要。但更宏观且基本的任务，应是创造新的读者。因为，一名热爱文学刊物的读者，亦必定乐意成为一名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文化产业的支持者。

《巴黎评论》纪录片的艺术

本期《巴黎评论》对谈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探索纪录片的艺术。在开始拍摄之前，怀斯曼往往对自己要拍的内容一无所知，对他来说，拍摄纪录片不需要太多的前期调研，因为拍摄过程就是一种调研。他时刻做好了拍摄的准备，如果人在现场，却错过记录下伟大瞬间的话，他会遗憾地“扯掉自己头上残余的最后几根头发”。他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拍摄的对象，拒绝拍摄主题先行的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终的电成品，就是怀斯曼整个拍摄过程的一个总结报告。在完成剪辑之前，怀斯曼绝不把电影给任何人看。他尝试过咨询别人的意见，却发现每个观众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如今的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这虽然孤独，但也是他唯一完成创作的途径。

《联合文学》

《儒林外史》的现代阅读

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制度，令人难在考场上得志，吴敬梓看尽读书人的腐败，最终促成《儒林外史》这部古典小说中空前绝后的讽刺杰作诞生。在本期《联合文学》中，作者郑明娟写道，让《儒林外史》具有内容深度及文学价值的是，它掌握人性内在极为复杂的纹路，走进人物内心的深处，也看到人类的本质充满变数：“《儒林外史》大约容纳二百八十名人物，表面上看，他们各自起落、互相很少关联，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有些人物时常互相影射、互相补充，串连起来就会得到很丰富的意义。例如周进跟范进，明明是两个独立的人物，但串连起来，就成为一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半生和中学授官的后半生的完整人生，它正是代表当时所有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